

选读

“吝啬”的王安石

康震

北宋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员俸禄最高的时代。官员们的待遇都很好,生活也相对比较奢华。

王安石曾经担任过宰相,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?据有关史料记载,宋代宰相的俸禄主要由四部分组成:工资、餐费补贴、着装补贴、粮食补贴。每个月工资大约300贯钱,也就是30万文钱。餐费补贴每个月大约5万文钱。着装补贴每年大约100匹绫罗绸缎,100两绵。宋神宗熙宁年间,一匹绫罗绸缎大约值1700多文钱,一两绵大约值80文钱,折算下来每年着装补贴大约18万文钱。还有每月100石米面的粮食补贴。宋代一石米面大约600文钱,一百石米面大约值6万文钱。所有这四部分加起来总计大约50余万文钱。

如果按照一个铜板兑换2角人民币来算,王安石一个月大约要挣10万多元人民币。

需要说明的是,这还是保守的数字,因为宰相的收入还应当包括给仆人们的着装费、餐费,还包括日常所用的茶钱、酒钱、木柴钱、煤炭钱、马料钱,以及用于公务招待的招待费等等,所以宰相每个月的实际收入要远远超过50万这个数字。

这个数字在今天也算是超高的收入了。王安石如此的富有,生活应该非常奢华。事实上宋代大部分高官的日子都过得够奢华,但王安石这个宰相不一样,他虽然有钱,但是生活异常简朴。

举个例子,王安石的儿媳的娘家有个姓萧的公子哥儿来京城游玩,王安石说:我请你吃饭!

萧公子挺高兴,赶紧换了一身又时尚、又华丽的衣服来拜见这位宰相亲戚。他心想:宰相请我吃饭,那还能差得了吗?肯定是四个碟子八个碗,反正得美美地撮一顿!可等坐到饭桌上就后悔了,桌上开胃菜都没有。萧公子觉得很奇怪,不过还是心存侥幸,心想也许好戏在



《康震讲王安石》中华书局

后头呢。菜终于端上来了,既没有山珍海味,也没有美味佳肴,只有几张胡饼,接着又上了几块烧肉,然后就上饭了,每碗饭搭配一碗菜汤。

这位萧公子虽说不是宰相公子,但也是个富家子弟,平时吃香的、喝辣的习惯了,他一看这满桌子没什么可口的饭菜,就把筷子放在一边,拿起胡饼象征性地吃了几口,而且只把饼中间带馅儿的部分吃掉,边儿上的部分没吃,然后将饼放在一旁。

这时候发生了一件萧公子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,王安石随手将萧公子吃剩下的胡饼拿过去吃掉了。萧公子羞得面红耳赤,赶紧拱手走人。(宋·曾敏行《独醒杂志》)也许有人说,王安石真是个吝啬鬼、守财奴,连请人吃饭都这么抠门儿!

但王安石真的吝啬吗?他的夫人花了90万钱买来小妾,王安石不仅让他们夫妻团圆,连90万钱也不要了,这算是大方还是吝啬呢?这样的做派在奢侈成风的宋代社会,简直是凤毛麟角,简直是超级反常。

但是对王安石来说,朴素是一种本色,也是一种生活态度,更是一种淡泊的君子品格。王安石犯不着在萧公子面前作秀,他的朴素是一生的风范。

悬在窗口的幸福

依然月牙

家住梅花碑。小区老,楼房旧,楼梯陡。

唯喜,靠南的窗,有阳光可依赖。晴好的日子,流水一般的光,涌进再溢出,金色的小脚丫,在窗帘,在书桌,在地板。

暖浮生,慢时光。

倚窗,小坐,发呆。热气腾腾的人间喜悦,在窗之侧,鳞次栉比。

三月,不动声色间织成一窗鸟鸣。清脆的啼叫,草叶上的露珠,闪烁的繁星,宛转动听。

醒来,且赖一赖。一窗之隔,听鸟鸣,“啾啾”“唧唧”“喳喳”,此起彼伏,让人想起海边的浪,细细碎碎的波光跳跃,由远及近地渐次奔腾,高亢的、清脆的、明丽的,一声叠一声,风吹珠帘一般,叮叮当当。

轻轻一咳,窸窣窣的响亮,尘土一样,四面散逸而去。

开窗,见鸟。灰色、褐色、斑斓色的鸟儿,在玉兰、合欢的树上挪转腾跃,它们转动小小的脑袋,翘着长长的尾巴,踱步、跳跃。

拿着一本书,就着鸟鸣,读些字,倒也有趣。

作家捷罗特写着:“幸福生长在我们家的炉边,不宜到人家的庭院摘取。”微笑,沉吟。我有小窗一扇,清响一屋,幸福,触手可及。

桂树下,传来落子的声音,却是小区的老人们在下棋。

沿着窗,越过那丛桂花树,绿叶底下,一弯小小的廊。一个简陋的棚,一张小小的桌,便是老人们的棋室。老人们坐着、站着,聚成一堆,慢悠悠地厮杀。兵来将往,马行象走,或低吟,或颌首,或沉思。人生如棋,棋如人生,反反复复地推敲,时而叹,时而乐,时而悔。而,那棵开花的玉兰树,年年复年年,变魔术似地掏出白白的朵。

她说,幸福就是重复。重复地开花,重复地落子,重复地鸟鸣。

经历一场大病之后,她念叨的只是日常里的重复。每天能醒来,真好;每天能吃到家烧的菜,真好;每天能看到孩子的微笑,真好。

所谓幸福,竟是日复一日的重复。

昨日,梳头。额前的发,往后拢,几根白发赫然出现。丫头见,惶惶然。她竟双目含泪,伤心地说,妈妈不要长白发,赶紧染回去吧。

染发膏真的能让黑发重复黑发?

小小丫头,如何能懂。人生有些事,永远无法重复。好在,只是小小的头发,而已。

站在窗口,喜欢看来来往往的人。

一个中年人推着板车,高兴地走来。车上摆满美丽的盆栽:月季、海棠、杜鹃、蟹爪兰……满满当当,挨挨挤挤,花红花白花粉,看得眼睛汪起团团涟漪。他是富足的吧,竟有一板车的春天可以兜售,甚而涌起一丝儿嫉妒,恨不能将整车的花草搬回家。

他呢?守着一车的花,微微地笑。有人过来,大声地吆喝:卖花咯!又好看又便宜的花!没人过来,摆一摆盆,浇一浇水,自得其乐。

做一个寻常的普通人,也是幸福的一种。如他,种花、养花、卖花,与花草纠缠,自带清香,喜乐恬静。

买或不买,他一律笑呵呵。

我远远地望着,望不清他的面容,却无端地觉得动容,为这俗世里,每一个认真生活的生命。这生动无关学识,无关财富,无关名利,只是日常里淘洗出来的寻常喜悦,又晶莹、又明亮。

卖花的车子边,是卖菜的小摊。

菠菜、萝卜、茭白、扁豆,时令的蔬果油画一般,怡红快绿。

一对老年夫妇一起来买菜,一个提篮,一个挑菜。她蹲着,他站着。她说这个好,他说那个也不错。她起身,一个翘起,他伸手,揽住,温柔一笑。

原来,他的目光,一直盯着她。每分每秒,没有一刻疏忽。

傻傻地看,呆呆地愣。

细节里的感动,流水一般,淹没而来。所谓爱情,不在甜美的誓言,不在轰动的表白。在细水长流的寻常里。

菜摊的对面,零零散散摆着生活用品。只是一些廉价的小物件,绣着牡丹花的鞋底,蓝底白花的围裙,五颜六色的袖套,整整齐齐,有条不紊。每一件物品,关乎日常,很民间,很俗气,很生活。

买花、买菜、买围裙,你做饭,我洗碗,一起虚度光阴,一起度过柴米油盐的岁月。

谁能说,这不是幸福?

小小窗口,人生百态。生活的画面,抽枝长叶。

窗台挨窗台。左边的邻居,搬来四五年,从不见人。窗台的植物不停地换,有时是一盆郁金香,灯盏一般;有时是一盆玫瑰花,绒球一团;有时啥也不是,只是一盆番薯藤,绿意汹涌。

我也就猜到这户人家的好。爱恋植物的人,必定有一颗祥和的心。

右边的人家,窗台挨窗台。倒是常常见,有时晾着长长的素面,有时挂出喷香的熏鸡,有时铺排红艳艳的辣椒。

她晒的是幸福吧。一桌的活色生香,仿佛望得见。

晚,窗外春风荡漾,琴声悠扬。

忽得一个年轻的声音扯着嗓子在楼下,中气十足喊:某某某,我爱你。某某某,我爱你。那声音,又热烈,又直白,又那么地不知道臊。

却觉得好!

趁年轻,将爱,痛痛快快地喊出来,撕心裂肺的摇滚一般,听得人,心儿一扯,一扯。

不知哪个窗口的姑娘,如此幸福,如此甜蜜?

敞开窗,将幸福请进来。

你裁剪春风,我嗅着花香,你呢?捧着满满的爱。

诗歌

莫干竹境

朱石芹

它与众山不同
上上下下
东西南北
笼生翠竹 几无缝隙
它是一片碧海
东山竹海
西山竹海
彼处的三五竿
与此处的汪洋相较
小巫见大巫

君去看莫干山
春雷动遍 山有笋冒尖
夏雨淋遍 山有翠欲滴
秋风起遍 山有节俯仰
冬雪飘遍 山有银万顷
因四季魅力,集四时佳客
还有,那爱画爱吟古往
今来的人

《莫干山爱你不画句号》
(组诗)节选,标题为编者加